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廿五日發行

中國青年

第七十六期

我們的廣告
評醒獅派
駁董貞柯「共產主義質疑」
歸途
兩封給在軍隊中青年的信
答問
本期研究題目

每冊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但一君

我們的廣告

為要供給一般青年最廉價而合用的書籍，以便於比較有系統的研究，我們決定刊行「中國青年社叢書」。此項叢書不日出版的有下列二種：（均由上海書店發行）

一「唯物史觀」 此書臚列馬克思講唯物史觀原文，並證明社會組織及制度的構成變遷，與生產工具之關係。說理舉例均極淺顯。定價每册八分，合購一百册，只收五元。

二「馬克思主義淺說」 此書原係旅法馬克思主義者教育華工所作，經本社審查修改多處，中分：資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階級爭鬥，帝國主義四節，並附名詞注釋，問題待答。為從來未有的最淺近而概括的書。定價每册一角，合購一百册，只收六元。

另有張秋人君譯「將來之婦女」，此書以社會主義之眼光，討論婦女問題，見解極為透徹，坊間舊有譯本，錯誤甚多，故重行譯印。惲代英君作「反帝國主義運動」。此書論賠款，外債，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租借地，內河航行權，傳教權等帝國主義的壓迫，對於人民實際生活的影響，根據各種統計，加以很淺顯而動人的解釋，不久亦可以印行。二書價目未定，每册均不出一角以外。

凡青年團體購買此項叢書，在五册以上的，由本社轉交上海書店，可特別照合購一百册之價計算，以示優待。例如「唯物史觀」每册只收五分，「馬克思主義淺說」每册只收六分，從前出版的「反對基督教運動」，照此法合購，每册只收三分。

評醒獅派

代英

我對於醒獅派諸君，前後有三種不同的感想：

在余家菊，李璜二君「國家主義的教育」初次出版的時候，我只感覺他們有「唯心」的弊病；他們說到要拔救中國民族，不從打倒中國的經濟壓迫上着手，專門說些提倡教育，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這都是二三十年來經許多人鼓吹而沒有功效的話。在那時候，我是尊重他們謀中國獨立的意見的，但是我只可惜他們因為偏於「唯心」，所以找不着合當而有效力的途徑。

自從醒獅周報出版以後，我又加了一種不贊成他們的理由：便是他們的「士大夫救國論」。他們是把士商階級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農工平民的力量。他們反對黃炎培，郭秉文，亦與我們一樣，但我們是要引起民衆的覺悟，使民衆自己組織起來；他們的意思，卻只是說這一派士大夫是太糟了，須得另外換一批好的士大夫來——或者便是換他們自己。士大夫之不能救國，是有他們的客觀原因的，他們的生活並不十分痛苦，而且時時有機會「出賣」救國事業以自求榮利，所以他們在沒有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民衆站在背後，結果總不能擔任革命的責任。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啓超，章行嚴，黃炎培，胡適之輩，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袖，然一一都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所以我雖不疑醒獅派諸君今日已是彼等一流，然而我對於他們不注意下層階級羣衆，但欲繼續彼等之覆轍，把自身供試驗，終於不敢放心。

不過我那時還以爲救中國民族，他們縱與我們不能一致，並非便不能同力合作。　我們假定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的，然而中國革命旣有各階級合作的必要，則使他們能努力革命、至少亦是我們在向帝國主義作戰時的伴侶，所以我以爲我們在理論上互相爭辯是可以的，但不應因此便以爲不能合作了。

然而到近來從他們的言論，令我懷疑我自己這種意見。　他們名爲講國家主義，其實對於帝國主義的罪惡，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實況，似乎還沒有多少精力顧到；他們最大的努力，處處看出只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　我們本不希望一般小資產階級的人，都能信仰共產主義，不過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只是帝國主義或資本階級的仇人，總還不至於受那些名爲反抗强權講求民生政策的醒獅派這樣深惡痛絕。　我們不必問蘇俄是否强權，共產黨是否賣國派；今日有眼睛的人都看見蘇俄是最以平等待中國的國家，共產黨人最堅苦奮勇在帝國主義軍閥壓迫之下過他們的革命生活。　我們便令承認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是對的，請問今日不努力攻擊現在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及賣國軍閥，却專來無理取鬧的設想出蘇俄怎樣侵略中國，共產黨怎樣賣國的話，攻擊蘇俄與共產黨，究竟有何道理？　我們願意與一切革命的黨派合作，但我們希望他們革命，不願看見他們把革命的事業放下，反轉只顧和比較革命的人爲難，像那些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一樣。　中國的共產黨人　被一般帝國主義　軍閥的走狗們誣賴造謠，是已經很多的；不過稍知事理的人，只要看一看他們的犧牲　勇敢的精神，他們的刻苦努力，爲中國農工羣衆的利益而奮鬥，亦應知道自己愧怍。　他們在現在統治階級之下，决不能到法庭去與那般走狗們起訴，要求恢復名譽，他們的出版物，亦且受段祺瑞以

及上海工部局的嚴重防止傳播，決不如醒獅周報在被帝國主義，軍閥壓迫之下的中國之能通行無阻，便在這一點，醒獅派諸君亦當反躬自省，不好隨着流俗悠悠之口，被識者所恥笑！

我勉勵醒獅諸君節省些有用的時間精力，多向帝國主義，軍閥下攻擊，讓我們看看你們革命的眞面目；倘若只是像今日，因爲不高興那比較革命的共產黨，却把革命正當的工作放輕，專門幫着無聊的流氓，來做這種反共產運動；諸君縱在本心並不欲幫助帝國主義與軍閥，客觀上却正合他們的需要——這怕便是醒獅周報之所以能不被郵局查禁的原故罷？ 現代評論都被查禁了，醒獅周報要像今天這樣下去，我想還有一天被段祺瑞所嘉許而助其推銷呢！

駁董貞柯「共產主義質疑」

華少峯（甯波）

四明副刊載董貞柯君「共產主義質疑」，他以人類都有占有慾，爲反對共產主義的理由。這並不足怪的，他原是居於紳士階級，又在甯波這樣燻天灼地的買辦勢力之下。 他那一副奇怪的二元論頭腦，居在主觀的幻覺世界裏，大發其崇拜資本主義之妙論，亦是人情之常！ 不過，他混淆了青年學生的思想，却很值得我們注意！ 日昨我和幾位同學談話，他們對共產主義，也有與董君抱同樣之懷疑者，所以我不自揣能力，做了這一篇釋疑的文字。

董君全文有三個重要點，現在依次論之：

第一，董君說：「中世以降，人知日進，一二狡黠者流，利用種種機關以自殖，侵假而資產之蓄積，可以傲其王侯，恣睢自雄矣！ 以治于人之猶不能爲所欲爲也，于是起而爲參政之要求，假託民意，憑藉[illegible]力，政治革命之成功，資產階級，乃繼所謂貴族專政者而代之

矣！ 鳥盡兔死，彼蚩蚩者又幾曾見有享受權利以解脫羈絆之一日，慘矣痛矣！ 過之艱而所得于天者之嗇……此馬克思資本論之所以作，而共產主義之鼓吹之所以甚囂塵上，風靡天下歟？』 說這種話的人，完全不知道社會組織進化的道理。 人類生產方法的變易，決定人類進化的歷程。 資本階級之得勢，並不是完全由於「一二狡黠者流」主觀的要求，無產階級所以有共產主義的運動，亦不完全是「過之艱而得于天之嗇」的結果。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裏說：『有產階級存在和權力底根本條件，在資本底成立和屯積，資本底要求在工銀勞動，工銀勞動，全靠勞動者互相競爭。 但有產階級無意中促進產業的進步，却己使勞動從競爭的孤立變成協力團結，近代產業發達，使有產階級的生產和占有底基礎從根破壞了。 有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己的坟墓。 有產階級底傾覆和無產階級底勝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因此，我們可以曉得，資產階級一方面資本集中，一方面財產私有，其結果在生產上分配上都發生不可挽救的危機，所謂「有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己的坟墓」，那里是僅由於「過之艱而所得于天者之嗇」？ 共產主義之鼓吹，纔這樣「甚囂塵上風靡天下」呢？

第二，董君說：『謀之不忠，賢者之恥，若使差以毫厘，則必謬以千里，不佞無似，謂共產主義之果足以振拔民衆，而臻于郅治者，竊不敢不致其疑怛也。』 我們相信共產主義乃是社會之歷史的進化，使我們不得不相信。 我們只要人類都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屋住，這不過是完成「經濟的必要」吧了！ 董君又不明白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趨勢，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振興實業，所以說：『不謀生產能力之如何增益，使生產之利用，進行不息，以至于無窮；而唯日孜孜，謀奪所謂剩餘價值者，而實行其共產，似終無濟天演之淘汰也。』

還幾句話，如指外國而言，則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什麼樣子，董君不是瞎子。如果指中國而言，我請他不要只在他的幻覺世界做裏夢罷！ 不要以為中國底金錢不被外國人賺去，國家便會興盛起來，中國底工廠多了，生產能力增益了，便足以戰勝攻取。 老實說，你這種人同現在歐美的資本家的頭腦是一樣的，你們要強國，正是為要肥己。 然而歐美資本家，還多少知道些世界的大勢，你們則坐井觀天，沒有想一想中國底實業要如何才能發達。 近代的世界經濟已經成了連鎖的關係；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半殖民地，那個壓迫你們使你們不能同外國人一樣賺錢的外國資本主義，就是這個壓迫中國使之居于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代表着世界上一個經濟的階級。 沒有相當的民衆組織，沒有一個被壓迫的民族的革命隊伍，而去和帝國主義相鬥爭，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把協定關稅制度根本打消，把關稅權收回，如何能夠向那事實上因為利害關係而連在一起的列強之下解放出自身來呢？ 更如何能發達中國的實業？

第三，董君說：『共產主義者，于此亦既有言矣，曰共產治下之民衆，其創造之情，必能自制其佔有之情，夫惟共產，然後能增益生產，庸詎知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人生斯世，類皆樂葆其私，而惟佔有之是務，今去其私，使于物不能有所佔有者，是非聖知賢哲，誰復肯殫心竭慮？』 又說：『共產主義者或曰苦樂無定位，勞逸無定相，資產不私有，則工作強致，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乘興而起，興盡則息，生產之勞，同于遊戲，既不見其勞苦，更何背乎逸樂，是又不知有生之物，人為後起，溼生化生之屬，羽飛角逐之倫，當其初何一非吾之強敵，日相與為生存而競爭，不有以蓄吾之力，奮勉以期于有私，廣自封殖，則人之類

滅已久矣，故葆私有是爲天性……夫私固不可以去也。』這眞是玄學家和私有財產者之極妙供詞！他不知道意識是生活的反映，意識的形式一定與社會生活相符合，决沒有社會生活變動，而意識的形式不變動的，所以個人的意志自由，是爲社會現象的因果律幷心理現象的因果律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如果共產制眞個和人性相反，「使于牠不能有佔有」，便無人「肯殫心竭慮」，那末人類的歷史，便要根本動搖了。歷史學家告訴我們：人類生活于共產制之下的年月，比生活于一切形態的私有財產制之下的年月要長得多。所以地球上人類底歷史，主要的是共產制的歷史。據莫爾根（Morgan）底推算，若假定人類至今的生命爲十萬年，其中之九萬五千年乃是共產制底時代。照薑君的意思，在共產主義制之下，發明便要消滅，進步也便要終止，何其無識而可笑啊！舉例來說，不但車輪，弓矢是在共產制之下發明的，就是船，帆，舵，槳，火，織物，土木底建築和裝飾，穀類的栽培，動物的飼養，金屬的鎔鑄以及近世產業底大組織，也是建築于我們的遠古的祖宗爲我們所築的基礎之上的。設若沒有這些原始的共產人民的事業，設若當時有天才的人，不努力爲這些發明和發見，現在的我們，恐怕還是裸體而居，以魚肉我們自己人類爲食物的大部分罷。由此可以證明共產制並不和人性相反，薑君所以反對共產，根本還在因爲他是一個紳士階級，他這副奇怪的二元論頭腦，由于他底現實生活所形成。物質的條件，規定人類的意識。他不懂這種道理，可是他自己的思想，却已經被紳士的生活所規定了！

紳士們的生活，大率都是有個相當的或過度的溫飽的，人在生理的心理的自然要求上，實與物理的自然要求一樣，對于「現狀」總是要求保持的，然而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建築在那

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人人雖然可以隨時得到溫飽，，但是人人也可以隨時失掉溫飽，因爲財產集中和競爭加劇的自然趨勢，在現在的中國，那可以得到的機會遠比可以失掉的機會少了！　所以在現在的世界上，無論什麼人，對于保持或擴充他底「現有生活」，已成了唯一的倫理條件，超乎一切道德之上。　紳士們既已有了相當的生活，那末，怎麼樣保持這個紳士的生活，擴充這個紳士的生活，自然是他唯一的要務了。　就這個立場說，董貞柯來反對共產主義，却是應該的！

臨了，我還要告訴董君幾句話：我們評判一種主黨的好壞，只應看它是否合于客觀的經濟發展的條件和主觀的多數人類的要求，籠統的反對和盲目的批評是無意義的。　董君最大的錯誤，就是只憑自己玄虛的妄想，不顧客觀的事實，如：『分配之權操于上，勞役之行責諸下，名則調劑，奪適個性，如是而日遊戲，不佞之愚，度不能舉天下之人，矯其情，盡心力而爲之不息』，『夫以鑒于無權者所遺之艱而所得于天之嗇，乃倡爲共產以藥之，恐効之所見者猶寡，而貧生之道已日蹙，一不得當，不將南其轅而北其轍，終無免于淪胥乎？』何等可笑！　「在資本主義的腹內一定生存着共產主義的胚胎，也就如在封建制度下萌芽了資本主義一樣」，咒詛它也吧，歡迎它也吧，共產社會是必然要到來的，董貞柯！　你睜開眼睛看呀！

歸途——赴縣國民會議促成會以後

王卓如

風眞個是大！　從西北捲來的黃沙，驟雨般迎面撒來，小車上眞無個躲藏處，兩手緊截

着頭面，我從縫裏，遠望見家鄉城樓的尖角，昏天漫地裏都彌漫着塵霧，眼旁村宇的柴門和板扉，都閉得緊緊的，想是農夫農婦們都避到茅屋裏去打蘇繩，理農具了。

迷濛的殘日，照在還沒有生芽的遠樹的枝頭上，渾扎着一個團團模糊的冷餅似的。

我扭頭向後望同行的兩輛車，想同他們說話；但是風虎虎的似乎不讓我開口，我剛一轉頭就復還過正面來，——「呵！什麼呀？前面？」

推車的早望得清楚，他嘴裏且走且咕嚕說：「要當兵的有這些呀！看！一團黑壓壓的！」

又走了幾十步，我瞧見在前的一方白旗兒，着力的急盪着，隨後散跟着許多人，約有百多光景。

他們都成陣的立在路旁的荒陌上，一齊望着我們走過，大都衣服頗爲整潔，新藍粗布或靑粗布的棉襖棉褲，間或有着藍布大衫的，大約他們不是爲餓而當兵，彷彿是他們胸前綴着的一方白竹布鈐有紅印的名牌，引誘了他們；其中倒有低首正拂弄這玩意兒，好似得意模樣的呢。

路側和陌隔絕的地溝裏，臥有三五個鳩臉飢色的乞丐形像的人，衣裳爛得很，眉間顯露一種愁苦的表情，深葬於凹下的土溝中間，躲避風寒。我心裏想：「這倒有意義，如是不許張口來吃飯，穿衣；飢寒而死，倒不如去當兵還得吞大米子哩！——這是一架架的去爲人家作砲灰，爭地盤，作搗亂的工具，倒不甚相宜哩！」

遠遠有人哀號的聲音，自前面走來一個手執黃色的齊眉棍，毗裂的寬邊帽兒歪戴着的人

，他腰間倒掛着衣襟，還圍條藍布紮巾；身後又跟着一位悽苦的黃臉，左手撩着衣襟，時刻要想跽懇模樣的人，這哀懇的聲音就是自他口中發出的。　前面這位緊走着，作無賴的聲口說：「放麼？　這三千斤銷費誰包呢？　還有……」

「可憐我家三世就這個單傳的孩子！　他！　無聲的，偷跑到這……」「囉嗦什麼呢！」這人氣恨恨的卒然回過頭來，照腿就是兩棍。

我再偏頭一望，這人的前面，還搭趾走着一個冷寒着臉龐的中年孩子，我立刻就想，「渾呵！　好渾蟲的孩子呵！於今又有什麼法呢……」

中年的父親且隨且哀號的苦求着，看他眼下，沾滿了黃土的乾的淚痕，他一定是跟隨着哀求得很遠的了，而這人不顧，並且抬着高步走去，他手中並沒有槍？　而這孩子竟不敢撒步的跑回家去，「大概他不想着回去吧！」　他的父親走過我的車旁時，已要淚竭聲嘶了，這人厭煩似的又舉起齊眉棍來，眼看要落下去，他却並沒有預備去躲閃。

身後的一陣人，却老是不動，依然在路旁等候着，一些也沒有要分散的光景，「大概他們歡喜出外去見見世面的吧！　——好氣悶的現象呵！」

相距得稍遠了，我心裏着實的結成一團不可破的石塊！

——「國民會議呵」！　要有實現的可能，除非消滅了軍閥的實力之後！……

——這不是明明證明了這事實麼？　我們辛苦的跑到縣裏——元宵的大清早表決幾條議案，派代表……然而我眼睜睜的看見他們的走狗來拉小民的性命去同他們爭權利，搶槍彈。我不能生生的把那些人給扭轉了來！

——能駡！　不錯！　能駡，擴大了限度駡到了他的耳朵邊，——他又怎能把這人丟下呢？

——矛盾呵！　這相對的矛盾的力呵！　我們取何種方略戰勝這矛盾的惡力呢？……

從回憶裏，又覺得這光明的運動已是不可多得的了；但是我想——焦急的想——爲惡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的勢力的擴張是很可怕的，民衆宣傳成功的前途，尙有許多階段，我心裏禁不住又說：

——懵懂的民衆的心呵！　你們竟樂意的把整個的肉體來供他們的犧牲而不自惜；並且你們捉摸不出頭緒來；你們祇是爲生活枯燥，爲滿足他們的不合理的想望，而實際去充犧牲品！　你們眼前眩燿着可怕的誘惑——升官發財——因而誤走這步途徑，無常識的民衆阿！步步踏入想望的天國而實際只是走入鬼域！　我竟不能立刻把你們拉轉來！　——要從「國民會議」實現之後、去救濟他們麽？　到那時或許他們已不會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了……

我實在不能再往下想了，並且也尋思不出個善法來，百里的風塵已擾得苦了，覺得隱隱的頭疼，病又要發作起來；我於是閃開眼睛緊㪗着嘴唇，再一回頭，已是距離很遠了，只看見一團模糊黑越越的一片。

我眼前突立着一堵節孝的石碑，到此已算是逼近城門了，兩個門岡兵士冷冷清清的袖着手，把槍擱在懷裏，也是滿面的黃沙：同我們一樣。

代英按，卓如君說：「白竹布鈴有紅印的名牌引誘了他們」，「大概他們歡喜出外去見見世面的罷！」　可憐的青年農民！　便沒有甚麽東西，比一個名牌更能引誘他們，除

一[illegible]人家[illegible]：[illegible]少多，[illegible]面了麼？或者當兵[illegible]不發有升官發財的思想，但是礙著[illegible]人有卓如君或他的朋友的生活的知識，我想他們怕不肯去當兵以圖升官發財罷！　革命的青年們！　到青年農民中間去，告訴他們怎樣可以靠聯合的努力，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自然會認清自己的前途，與我們一同努力於國民革命運動。　那裏要等實現國民會議以後纔救濟他們呢？　若不是喚醒他們，我們有甚麼能力來實現國民會議？

兩封給在軍隊中青年的信

去年驅馬之時，我號召了一營人，跟他們鬼混到現在，我已將一營人併給別人，自己另做一點事。　我雖投身軍界，自信不至墮落，不至將我做的工作停止，我一定能格外振作精神向前奮鬥！　我看這個軍隊中人除了拍烈武先生外，頭腦沒有甚麼清楚的　我有幾個同志在裏面作事，但都沒有實權，所以難收速效，只好慢慢做罷！　　季還（河南）

頭腦清楚的人，天下總是少數的；最要緊的事，是要我們的同志能夠組織起來，而且每人盡力多作下層的宣傳工作。　人雖對於國家社會的事不清楚，對於他自己的窮苦被壓迫，只須稍加指點，沒有不明白的。　你們多宣傳下級軍官與兵士，告訴他們窮苦的原因，以及解救的方法、把那些宣傳而覺悟的人介紹入於你們的組織，或與他們另立組織，訓練他們使他們又去宣傳別人。　你們一時是不會有實權的，　且亦不需要實權，你們只要能在下級羣衆中間多做宣傳組織的工作，使羣衆了解而站在你們的一方面，

自然有一天便是那些有實權的人亦非站在你們的一方面不可；不然，你們便會沒有力量打倒那種有實權的人。 你說難收速效，固然不錯的，但要照上述方法做去，收效亦未必很遲；不過倘若不那樣做，專希望有實權，恐怕你所謂「慢慢做」，便會永遠做不出甚麼道理，便令你有一天像柏烈武先生一樣有實權（？），你亦終於奈何不了這般頭腦沒有甚麼清楚的人呢！

我在此地軍校，用結拜弟兄的手段認識了一般朋友，但他們都是極穩健而自私的；和他們談我們的主張，諒是不能入耳，而且亦無多談話時間。 所以我於軍人運動是很覺困難而無望。 我覺得成都的青年還比較易於引動，我們幾個人的活動，還比較有影響。雨滄(重慶)

你從前那樣熱心，拋棄成都學校生活而到重慶軍校，現在却又回念到成都學校生活來了！ 其實這兩種思想都有些錯誤！ 軍校或軍隊中的宣傳，是比較難的，從前以爲到軍隊中去，可以求急功近利，你由經驗已經證明那是空想了！ 但若以爲軍人運動便是無望，那亦是一種錯誤。 你認識的朋友，都是穩健而自私的；但若你能使他們知道我們的主張是爲他們的利益而必然可以成功的，他們必不至不願聽信。 你莫先與他們說我們的主張，你只先說他們的痛苦，及痛苦的原因，然後說到救濟痛苦的方法；論到方法，你還要說我們要預備羣衆的戰鬥力，纔可以說得上戰鬥。 這樣，比較勇者便無疑而加入我們的組織，即比較怯者亦能了解我們而不至於與我們相反對，爲甚麼會困難而無望呢？ 而且還有一層你要注意的，假如你要到軍隊中去，你須注意向比你地位低的人宣傳，向比你年齡小的人宣傳 這比較易於收功效。 尤其是軍隊中的青年値得

你注意。 青年總是比較易於引動的：不僅成都學校中青年是這樣，便是重慶軍隊中青年亦應是這樣。

問答

(1)武昌教育腐敗，學風沉悶，我曾不惜犧牲與舊勢力奮鬥幾次——排校長教員等；但總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結果總是不滿人意。 我在第一師範混了四年，成績眞是可笑，今年開學至今，甚至沒有上一周的課，學校之糟可見。 久仰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的著名，未知不須文憑，可考入其預科否？

魯爵炳

要改良學校，只有聯合學生的實力，使學生自己掌握學校的大權，監督教職員使其只能爲學生的利益做事。 若平日學生無團結，到教職員劣跡顯著之時，憑一二人的血氣之勇，「揭竿聚衆」，無條件的反對誰，歡迎誰，結果一定只能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效果。 上海大學無預科，不須文憑可以考入，惟我以爲要學社會科學，便在武昌多買書報研究已可，上海用費未免太貴，且學校內容亦未必便能令你滿意。

(2)我約同志從事訂購「中國青年」；並想設法使各學校訂閱，或由我們籌款買來，減半價賣給他們，以推廣「中國青年」的感化力。

卓如

謝謝你的好意！ 倘若照本刊七十二期的捐款辦法，你們自己便可得六折或五折之書，所以最好推行此法。 朋友中餘款，募捐一次，寄來即可得書，所得之書售後又可再充此種捐款（未售完之書亦可抵款），如此下去，自於本刊推行大有補益。 自然

最好同時鼓勵朋友訂閱全年。

（3）我要求「中國青年」能登載中山先生年譜，介紹中山先生學說，不知能允諾否？ 南通追悼中山先生，張謇發一種似是而非的言論，望作文糾正他。

米孝明

中山先生生平，上海環龍路國民黨執行部編有「孫中山先生」小冊子贈送；中山先生學說，上海河南路民智書局有「建國方略」，「三民主義」，價各五角，本刊不另介紹。 張謇自述辛亥年勸中山先生解散黨，畀黨人以祿秩，此古代劉秀，朱元璋的要家天下，安置功臣，消弭反側之法；這位狀元公却拿來告訴主張以黨造國之中山先生，適自形其鄙陋無識，不意到現今還要在南通民衆面前出醜！ 民國初年只因國民黨內容不充實，故袁世凱等得以無所顧忌；若竟解散黨，中山先生不自爲皇帝，則袁氏之帝制更可以穩固成功了。 徐樹錚輓中山先生聯還知道說：「非有中山先生，十年內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這位豪傑都要比他有見識得多了！ （未完）

本期研究題目

一，你對於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態度怎樣？ 爲甚麼有許多人爲共產黨造謠？

二，爲甚麼青年農民都愛當兵而你們便不愛當兵呢？

三，你和 得着實權與得着羣衆那一件事重要？ 何故？

四，中國的革命，究竟是對內重要呢？ 還是對外重要呢？